

# 英汉动结式的认知功能分析

A Cognitive-Functional Approach to English and Chinese Verb-Result Constructions

罗思明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英汉动结式的认知功能分析

A Cognitive-Functional Approach to English and  
Chinese Verb-Result Constructions

罗思明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汉动结式的认知功能分析 / 罗思明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2

ISBN 978 - 7 - 5004 - 8669 - 5

I . ①英… II . ①罗… III . ①英语 - 句法 - 研究  
②汉语 - 句法 - 研究 IV . ①H314. 3 ②H146.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1926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责任编辑 高 涵  
责任校对 王俊超  
封面设计 殷高泉子  
技术编辑 李 建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插 页 2  
印 张 9.5  
字 数 30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致 谢

本书是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其出版得益于诸位师长、领导、学友和家人的关心和帮助，特借此机会表达对诸位的衷心感谢。

首先，要感谢导师许余龙教授和师母孙策老师。三年前，蒙恩师不弃，得以有机会求学于门下，研习对比语言学。许先生始终以其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博大精深的学术修养和无比宽容的胸怀时刻激励着我不断前进。毕业论文写作期间，从选题到资料分析，从逻辑推理到行文润色，先生都倾注了无数的心血和浓浓的深情，使我渡过了一个个难关，最终得以顺利完成论文。孙老师为人热情友善，心思缜密，善于沟通，使我在学习期间有了家庭的温暖和无微不至的关爱，为我的学业和人生增添了更多的营养和乐趣。本人的硕士生导师、厦门大学博导吴建平教授自然是我永远感谢的对象，多年来吴先生一直关注着我的学术成长，每一个小小进步都凝结着先生的无限期待与关怀，每一次挫折总能得到先生热情的鼓励和默默的支持。

其次，我要感谢诸位授课恩师给予我的谆谆教诲和无私的帮助。他们是博士阶段授课恩师何兆熊教授、梅德明教授、束定芳教授、俞东明教授，硕士阶段授课恩师刘贤彬教授、杨信彰教授、刘凯芳教授、周敬华教授、骆世平教授。当然，绝不会忘记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束定芳教授、金立鑫教授、熊学亮教授、刘正光教授和花东帆教授的宝贵建议。

同时，我将铭记本书中所参考文献的诸位作者，正是从他们的著作中，我获得了灵感和动力。特借此机会感谢外国专家 Adele E. Goldberg、Jill Carrier、Janet H. Randall，尤其是 Fleur Fallon 及其学生提供的资料和语料支持。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众学友自然是我感谢的对象，在朝夕相处中我感受到了新的友谊和热情。

我还要感谢王文斌教授、张建理教授和于善志教授，与他们的长期学术交流中，我获得了诸多灵感和鼓励。

本书得以顺利出版，还应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大力支持。

最后，我要感谢家人长期以来对我的无私奉献和默默支持。没有他们长期默默无闻的支持和理解，此书绝对无法面世。

罗思明

于宁波大学

2009 年秋

# 目 录

<b>第一章 导论 .....</b>	(1)
第一节 动结式概念及其命名与含义 .....	(1)
第二节 选题动因与研究问题 .....	(11)
第三节 基本观点与材料来源 .....	(12)
第四节 理论框架 .....	(19)
第五节 方法、目的与结构 .....	(33)
<b>第二章 英汉动结式的研究现状 .....</b>	(36)
第一节 英语动结式的研究现状 .....	(36)
第二节 汉语动结式的研究现状 .....	(57)
第三节 小结 .....	(79)
<b>第三章 英汉动结式的语义特征 .....</b>	(80)
第一节 致使事件结构的句法生成和语义表征 .....	(80)
第二节 英汉动结式的语义表征与句法生成 .....	(84)
第三节 英汉动结式的语义关系 .....	(103)
第四节 小结 .....	(117)
<b>第四章 英汉动结式的致事和动词语义制约 .....</b>	(118)
第一节 英汉动结式的致事语义制约 .....	(118)
第二节 英汉动结式的动词语义制约 .....	(123)
第三节 小结 .....	(156)
<b>第五章 英汉动结式的经历者和补语的类型制约 .....</b>	(157)
第一节 经历者的语义制约 .....	(157)

第二节 补语的类型制约 .....	(161)
第三节 补语的单一限制 .....	(201)
第四节 小结 .....	(217)
<b>第六章 英汉动结式的句法结构与联接 .....</b>	<b>(218)</b>
第一节 英汉动结式的句法结构及其异同 .....	(218)
第二节 动结式语序的语言类型学考察 .....	(228)
第三节 英汉动结式语序异同语法化阐释 .....	(240)
第四节 英汉动结式的联接 .....	(242)
第五节 小结 .....	(254)
<b>第七章 英汉动结式的语篇考察与认知功能阐释 .....</b>	<b>(255)</b>
第一节 英汉动结式的语篇取样考察 .....	(255)
第二节 英汉动结式的散文语篇分析与解释 .....	(262)
第三节 小结 .....	(269)
<b>第八章 结论 .....</b>	<b>(270)</b>
第一节 主要发现 .....	(270)
第二节 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	(272)
第三节 今后的研究方向 .....	(274)
<b>参考文献 .....</b>	<b>(277)</b>

# 第一章 导论

本章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命名与含义，界定动结式，明确研究范围；第二部分：选题动因与研究问题，简要阐明选题动因和试图解决的三个问题；第三部分：基本观点与材料来源，表明我们的基本观点，交代研究思路和语料来源；第四部分：理论框架，介绍本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第五部分：方法、目的与结构，确定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和论文整体结构。

## 第一节 动结式概念及其命名与含义

动结式是指用于表达“某个实体因某个动作行为引发他物或自身发生最终结果状态变化”的一种特殊双表述句式，如“他打碎了一个花瓶”或“He broke a vase into pieces”。英语和汉语都拥有这种特殊结构式。但在有关文献中，动结式的命名和含义从来就不统一，目前学术界对“什么是动结式”存在不同看法（蒋绍愚，1999），虽然蒋先生指出这个问题已经十年了，然而仍然缺乏足够令人信服的论述（刘文正，2009）。这些命名虽各不相同，但大致可归为两类：“式”类与“词”类，前者认为它是大于词的语言结构式，侧重其语法化属性，后者把它归为复合词，侧重其词汇化属性（关于词汇化与语法化，参见 Briton & Traugott，2005；罗思明，2007）。

## 一 汉语动结式的命名与含义

汉语动结式研究初见于黎锦熙（1924/1992：176）关于形容词附加语的讨论，其例有“你要说‘明白’，他们才可以听‘明白’”。有关专题研究最早始于王力（1943/1985：123）的“使成式”，作者指出，“凡叙述词和它的末品补语成为结果关系者，叫使成式”，但后来修订为：“使成式（causative form）是一种仂语的结构方式。从形式上说，是外动词带着形容词（‘修好’、‘弄坏’），或者是外动词带着内动词（‘打死’、‘救活’），从意义上说，是把行为及其结果在一个动词性词组中表示出来。这种行为能使受事者得到某种结果，所以叫做使成式”（王力，1958/2004：466），但该定义“仍令人不太满意”（梁银峰，2006：4）。“动结式”这一术语是由吕叔湘先生（1980：11）首先提出来的，表示“主要动词加表示结果的形容词或动词”构成的“短语式动词”。由于研究目的、视角等的不同，学者们对其命名呈现出差异性，或曰“述结式”（朱德熙，1982），或曰“动补构式”（石毓智，2003），或曰“动词—结果复合词”（verb-resultative compounds, Li & Thompson, 1981），或曰“结果复合词”（resultative verbs, 柏卡德，2000），“行为—结果复合词”（action-result compounds, 戴，2003）。

学者们对于“动结式”含义的理解也存在差异，这里仅举两例加以说明。朱德熙先生（1982：125）从构成成分的组合紧密程度出发，区分了两类述补结构类型：黏合式述补结构和组合式述补结构。补语直接黏附在述语之后的格式是黏合式述补结构，如“抓紧、写完、写上去、拿下、走回去”；补语和述语之间用“得”连接的格式是组合式述补结构，如“抓得紧、写得完、写得上去、拿得下、走得回去”，这当然也意味着表可能性的

“不”也属于后一类结构，如“抓不紧、写不完、写不上去、拿不下、走不回去”。而吕叔湘先生（1980：11）最初提出“动结式”概念时，根据第二个谓词的意义和词性明确区分“动结式”和“动趋式”，并指出，“有两种短语式动词需要特别提一下：一类是主要加表示趋向的动词，可以叫做动趋式；一类是主要加表示结果的形容词或动词，可以叫做动结式”。

汉语动结式分狭义动结式和广义动结式两类。

狭义的动结式，通常由两个谓词成分构成，分别表示两个不同的事件，前一个表示“行为”事件，常由动词担当，后一个表示“结果”事件，常由形容词或动词担当，相当于吕先生的“动结式”和朱先生的带结果补语的黏合式述补结构，如“打破、写完、染红、打青”。广义的动结式，除了包括狭义的动结式外，还包括动趋式。这种观点已被汉语界广泛认可（如王力，1943/1985；郭锐，1995/2002；马庆株、王红旗，2004；宋文辉，2007；施春宏，2008）。

动趋式包括三种类型：第一，表示行为动作趋向的动趋式，其第一个谓词是动词，第二个成分，英汉语表现出差异性，汉语常由趋向动词（如来、去、上、下、进、出）担当，而英语常由介词或方向副词担当，如：

- (1) a. 屋子里飞出了八岁的宏儿。（人小语 11 《故乡》）  
b. Out of the room flew the eight-year Hong'er.
- (2) 不知什么地方送来晚香玉的香气。（浙小语 12 《看月》）
- (3) He went upstairs.

第二，表示体意义（如“开始”、“持续”或“终结”）的动趋式，在这种结构中，第一个谓词是动词，而在第二个成分

上，英语和汉语表现出差异性，<sup>①</sup> 汉语由趋向动词（如“起来、开来、下去、完”）担当，而英语常由体动词（如 begin、start、finish、complete）或副词（如 on、out）担当，如：

- (4) 那只大虫咆哮起来。（表示“开始”）（浙小语 12 《景阳冈》）
- (5) The tiger began to roar.
- (6) 啊，爸爸！没有您的爱，我是活不下去的。（表示“持续”）（人小语 12 《小抄写员》）
- (7) I let him talk on.（表示“持续”）（BNC）
- (8) The water has run out.（表示“终结”）（BNC）

第三，还有一类（参见 Li & Thompson, 1981；宋文辉，2007），如：

- (9) a. 不一会儿，服务员送了一盘水果上来。  
b. 顺便提一瓶水下去。

句(9)可以转变为“送上来了一盘水果”，但不能变为“送了上来一盘水果”。这些变换似乎昭示了黏合式述补结构、组合式述补结构和复合词之间的语言结构演变关系：组合式述补结构 > 黏合式述补结构 > 动补复合词。再加上汉语中“黏合式述补结构”与“复合词”之间的界限难以区分，自然导致了上述“词”类说。关于汉语动结式的这种思想在英语动结式研究中也存在“英雄所见略同”，如多蒂（Dowty, 1979: 303）称之为

<sup>①</sup> 英汉语的体表达方式与异同较为复杂，由于与本书研究无直接联系，此处不详加以讨论。

“一种词汇化的复合动词”(a kind of lexicalized compound verb)。

## 二 英语动结式的命名与含义

就手头掌握的文献显示，英语动结式的系统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叶斯帕森 (Jespersen, 1909—1949)，目前，关于英语动结式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学者们基于不同理论从不同角度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具体参见本书第二章）。在英语文献中，动结式常称为结果构式，其命名和含义虽不尽相同，但本质大抵相似。如多蒂 (Dowty, 1979) 称其为词汇化的复合动词 (lexicalized compound verb)，辛普逊 (Simpson, 1983) 称其为结果结构 (Resultatives)，鲍斯 (Boas, 2003) 称其为结果构式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有时，即使在同一文献中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和 Resultatives 互为穿插使用 (Goldberg, 1995; Boas, 2003)，而有时将 Resultatives 用于专指动结式的补语 (Wechsler, 2005)，下面选取几家有代表性的观点加以简要评述。

戈德泊格 (Goldberg, 1995: 3, 187) 从语义出发，指出英语原型动结式指意义为“X CAUSES Y to BECOME Z”，形式为“Subj V Obj Xcomp”<sup>①</sup> 的句法层面的形—义匹配 (form-meaning pairings)，进而指出，“结果补语仅能用于述谓可能（但未必一定）由动词行为引发最终结果状态变化的论元”。

鲍斯 (Boas, 2003: 1) 给出的语义性定义与戈德泊格类似，认为动结式是“描写某个论元因动词本身所指示行为而引发的状态”(to describe the state of an argument resulting from the action denoted by the verb)，但最终状态未必隐含在动词语义内。

艾琳格 (Ettlinger, 2006) 认为，英语动结式是句法结构为

① 即主语 + 谓语 + 宾语 + 补语，下同。

SUBJ + V + (OBJ) + Rcomp,<sup>①</sup> 表示 SUBJ causes OBJ to become Rcomp by VERBing 或 SUBJ becomes Rcomp by VERBing 意义的一种构式。艾琳格 (Ettlinger, 2006) 的定义与戈德泊格 (Goldberg, 1995) 的定义有所不同, 如:

语义对比:

戈德泊格: X CAUSES Y to BECOME Z

艾琳格: SUBJ causes OBJ to become Rcomp  
by VERBing

SUBJ becomes Rcomp by VERBing

句法对比:

戈德泊格: Subj V Obj Xcomp

艾琳格: SUBJ V (OBJ) Rcomp

从上述比较不难发现, 即使忽略符号差异, 两者的基本取向存在不同, 戈德泊格的定义本质上是规范性的, 而艾琳格的定义本质上是描写性的。戈德泊格采用一个统一的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来定义全部英语动结式, 而不加以细致区分, 这种定义是一种强式定义 (strong definition), 主要是为了追求同一构式在语义和句法上的一致性解释; 而后者在语义和句法上都是弱式的 (weak), 既指明了英语动结式的语义和句法变化及其蕴涵关系, 同时又指明了动词 V 和 Cause 之间的关系, 即 V 只是引发状态变化的手段 (by VERBing), 同时, 进一步指明了第二个谓词的功能和语义是 Rcomp, 而不是一般的 Xcomp。

<sup>①</sup> 即主语 + 谓语 + (宾语) + 结果补语。

戈德泊格 (Goldberg, 1995, 2006) 还认为, 上述狭义动结式通常被看做是致使—运动构式 (Caused-Motion Constructions) 的隐喻拓展 (metaphorical extension)。因此, 广义上的动结式还包括致使—运动构式 (Boas, 2003; Carrier & Randall, 1992; Levin & Rappaport Hovav, 1995), 如 *The boy ran to the store*。这种定义法与汉语动结式的广义和狭义相吻合。<sup>①</sup>

### 三 我们的命名与定义

虽然英汉动结式均有广狭两类, 但为集中研究问题, 本研究仅限讨论狭义的动结式。

我们主张对汉语和英语这一特殊语言现象统一采用“动结式” (Verb-Result Constructions) 命名, 主要原因是: 第一, “述结式” 中“述”表达的是结构关系, 而“结”表达的是补语的语义特征, 标准不在同一层面, 两者配合不协调 (命名不协调在语言学中普遍存在, 如 SVO, 其中“S”和“O”指句法功能, 而“V”指“词类”); 第二, “动结式”更能体现其范畴和语义特征, “动”指明了“动作”语义特征及其“动词倾向”范畴特征, “结”表示“结果”语义特征 (宋文辉, 2007: 1); 第三, “动结”组合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与结构 (如时间、因果、双谓词结构和双事件结构); 第四, 采用“式”而不采用“复合词”, 是因为“式”揭示了该种结构的构式特性 (即一种形—义匹配体, 详见戈德泊格, 1995: 5), 而非一般的语言结构, 同时具备一定的语法化属性和词汇化属性。最后, 正如宋文辉

<sup>①</sup> 动结式的广义和狭义是相对的, 构成一个连续体, 实际上两者很难以做离散性的区分。有些动趋式或致使运动构式实际上表达的不是“位置”变化, 而是“结果”状态变化, 可以看做是中间项或边缘范畴, 如“*He drove me up the wall*”和“我被逼上梁山”都不是真的表示“上墙”或“上梁山”之类的“位置”变化, 而是分别表示“生气”和“处境艰难”之类的“结果状态”变化。为充分讨论问题, 这类边缘范畴也将纳入我们的讨论。

(2007: 1) 指出：“这种利用基本词汇范畴名称和语义特征来给语言结构命名的方式可以更多地体现结构本身的特征，也便于语言比较。”我们认为，语义结构更具有语言普遍性，因而更有资格成为对比基础 (*tertium comparationis*, 简称 TC, 参见 Ellis, 1966; Krzeszowski, 1984; 许余龙, 2002)。

从构式语法角度出发，我们可认为，典型的英汉动结式是用于表达“某个实体因某个行为引发他物或自身发生最终结果状态变化”的一种特殊双表述句式，其原型形式分别为“S V (O) R”或“S V R (O)”，原型语义为“X CAUSES Y/X to BECOME Z”。这一定义包括如下三个相互依赖的属性：第一，语义上表示“某个实体因某个行为引发他物或自身发生最终状态变化”，引发状态变化的行为或是外在的 (external) 或是内在的 (internal)，发生状态变化者或是他物或是自身，其事件结构是一个由使因次事件及其引发的结果次事件共同构成的具有因果关联的有界事件；第二，句法上表现为一个包含双谓词构成的双表述小句结构，两个谓词之间缺乏语法化形态连接（如连词 and、不定式符号 to、介词 for），原型实现为 S V (O) R 或 S V R (O)；第三，经历最终结果状态变化的实体是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中不可或缺的成分。

第一个属性可以确保整个动结式的语义特征：状态变化 (change of state)、致使性 (causitiviy) 和事件间因果关联 (inter-eventual causal relation)，以区别于其他结构式，如“The balloon popped”和“The children fell asleep”。尤其是“The children fell asleep”与动结式“The drawer rolled open”结构类似，两者的区别在语义，“The drawer rolled open”可以解释为“The drawer became open as a result of rolling”，而“The children fell asleep”则不能解释为“The children became asleep as a result of falling”，此种区别关键在于两个事件之间是否存在致使因果关联。第一个属性同时排除了由强致使动词或使令动词（如使、让、令、叫、

make、let、have、get、leave)<sup>①</sup> 构成的分析型致使结构（参见 Comrie, 1976），因为后者中“强致使动词”只表示“致使”语义，而不能表示“引发结果事件的使因次事件”中的其他主干成分（参见本书第三章），如“Let him go”严格来讲不能解释为“He went as a result of letting”，因为“允许”只是“他走”的一个外在条件，两者之间无直接因果关联。同时也可以排除含描写谓词（descriptive predicates）的构式，这种构式中的第二个谓词不是第一个谓词的“结果”，而是“伴随状态”，如句（10a）中“玛丽高兴”不是“站的结果”，而是“站的伴随状态”，句（10b）表示“苹果低价出售”，而不是“苹果因出售价格变低”：

- (10) a. Mary stood in front of me happy.  
b. John sold the apples cheap.

第一个属性同时可以排除“连动式”或“兼语式”，这是因为 [+有界性] 是动结式的本质语义属性，动结式描述的事件具有“内在终结点”(internal terminus)，见于定义中“最终”两字。而“连动式”或“兼语式”不一定要求其表达的事件是有界的，同时差异性还体现在子事件之间的逻辑关联上，如“贾母起身笑道”表示“同时发生的三个事件”，即“起身”、“笑”和“道”三者同时发生，不存在因果关联，“起身”、“笑”和“道”三者之间没有谁是谁的原因或结果。

第二个属性不只是第一个属性的事件结构详解，即不仅指出状态变化与动词行为之间的逻辑关联，同时可以排除词汇型致使构式，因为后者是用一个动词词汇化 (lexicalize) 两个次事件

<sup>①</sup> 我们认为强致使动词是一种高度语法化的动词，其主要意义是 [+致使]，而不表示 [+手段] 或 [方式] 等，这在其句法功能上有明显的体现，具体参见动结式语义部分。

CAUSING 和 BECOMING，也就是说，此属性规定了动结式必须在语言上实现为分析式表达（analytical expressions），即双表述结构，但问题是语言表达“致使事件”的分析形式不只动结式一种，至少可采用并列小句复合体（coordinate clause complex，参见 Halliday, 1994）、从属小句复合体（subordinate clause complex）或其他形式，如：

- (11) a. Mary stabbed John, and then John died immediately.

a' 张三一连砍了李明十几刀，没一会儿李明就没气了。

- b. John died because he had nothing to eat.

b' 因为长期缺衣少食，许多红军战士倒在长征路上。

- c. Mary broke the vase by hammering it.

c' 司马光一连砸了好几下，水缸终于破了。

很显然，上述各类组合结构都可以表达“致使”意义和因果关联，但不是动结式，有效排除这类语言现象的任务就落到了第二个属性身上，动结式的双表述句法结构要求在此发挥作用。

第三个属性从句法和语义上保证了补语 R 描述状态变化的实体不可或缺，这意味着英汉动结式至少具有三种结构形式：第一，S V O R，如句 (12a-b)；第二，SVR，如句 (12c-d)；第三，S V R O，如句 (12e-f)：

- (12) a. Jonathan painted the house red.

- b. Melissa ran her feet sore.

- c. The puddle froze solid.